



水里鄉

亂石壓垮村落 劫難一再重演

一身黃袍的法師拍打著聽來哀悽的鑼鈸聲，工兵弟兄和郡坑村民合力用擔架扛著一具又一具鋪著白布的屍體，在宛如山崩地裂之後的石礫堆裡艱辛前進，雖然狂風已息，驟雨不再，但滿目瘡痍的家園和流離失所的親人，卻讓一路同行的罹難者家屬柔腸寸斷，潸然淚下。

這是南投縣水里鄉郡坑村災區的現場，一位負責指揮搬運屍體的軍官，以無線電通報說：「現在已經挖到四具半，還有兩具半在裡頭。」抬屍的步伐越來越坎坷，這支行在荒煙蔓草的救難隊伍，一眼望去直叫人不忍卒睹。度過臨時搭建的竹板橋後，便是郡坑村的市集，沿路村民扶老攜幼地凝視這場人間悲劇，有的合掌禱祝，有的口中默念，風和日麗的天空中飄蕩著微微的屍臭，和一種難以形容的沈重心情。

彷彿是被詛咒一般，數以千計的巨石以千軍萬馬的姿態，在一夕之間襲擊了這個新中橫公路旁的小村落，倚山而建的房宅被重重壓垮，平時載運車輛的柏油道路轟隆斷裂，過去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左鄰右舍，也成爲這場意外天災的不幸亡魂，目睹這些慘劇，五、六十歲以上的老一輩水里鄉民，莫不驚訝地說：「長這麼大，從沒碰過這種事」。在郡坑村老人活動中心前的雜貨店裡頭，村長廖明國娓娓地訴說這個以種植夏季蔬菜與水果耕作爲主，而且又安於山居歲月的農村，但是，如今這些良田家園都因爲賀伯颱風的侵襲而化做荒蕪。廖明國充滿無奈地說，全村一百四十戶，全毀或半毀的就有三十幾戶，兩百多公頃的農田全部流失，五十



多公頃的果樹耕地也被沖毀，人員死亡或失蹤有二十二二人，河況現在道路又中斷，整個村斷水、斷電又斷糧，村民的生計根本快要無以為繼了。

小小的雜貨店擠滿圍觀的村民，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此次風災，有人突然指向遠方一處裸露的崖壁說：「就是那裡出問題啦！」土生土長的陳慶樑一旁補充說：「那是郡坑村的水源頭——二廓坑」。村民們認為，由於一些不肖商人在上面砍伐林木，加上最近的三級地震鬆動地層等緣故，使得屬於阿里山區的郡坑村禁不起一場連續兩天達二千多公釐的豪雨蹂躪，造成歷年來罕見的嚴重災情。

這樣的質疑與揣測，是不是又再次印證大地對人類破壞自然的無情反撲呢？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在官民同心協力搶救傷患、重建家園的當頭，也不會有願或主動去觸及如此敏感的問題。正準備跋山涉水進入更遠的信義鄉災區救災的醫療人員，向採訪的記者拋出了一個偌大的問號。

郡坑村民將這場賀伯颱風所帶來的災難，視為比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七水災」更加慘痛的「八一水災」，幾位幫忙抬屍的村民感歎地說，這是郡坑村的劫難。然而，就要再往偏遠的信義山區行去了，一齣齣巨石活埋善良村民的無情影像，仍將映入眼簾，台灣這塊土地的脆弱生命，已然成爲她對土地上的子民的控訴，既悲且痛。